



控制和效率

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理论与当代实践

*Control and Efficiency: The Theory of Capitalist
Labor Process and Contemporary Practice*



谢富胜/著

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控制和效率： 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理论与当代实践

谢富胜 著

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控制和效率: 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理论与当代实践/谢富胜
著. —北京: 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2012.5

ISBN 978-7-5111-0997-2

I. ①控… II. ①谢… III. ①资本主义经济—劳动
经济—研究 IV. ①F24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090074 号

责任编辑 丁 枚
责任校对 尹 芳
封面设计 玄石至上

出版发行 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100062 北京东城区广渠门内大街 16 号)
网 址: <http://www.cesp.com.cn>
邮 箱: bjgl@cesp.com.cn
联系电话: 010-67112765 (总编室)
发行热线: 010-67125803, 010-67113405 (传真)
印装质量热线: 010-67113404

印 刷 北京市联华印刷厂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版 次 2012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87×960 1/16
印 张 16
字 数 280 千字
定 价 46.00 元

【版权所有。未经许可, 请勿翻印、转载, 违者必究】

目 录

导 论	1
第 1 章 马克思的劳动过程理论	21
第一节 从劳动过程一般到资本主义劳动过程	21
第二节 资本主义劳动过程：从形式隶属到实际隶属	30
第三节 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实际变迁过程	37
第 2 章 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研究——从复兴到布雷弗曼症（Bravermania）	47
第一节 劳动过程研究的复兴：激进学者的研究	47
第二节 垄断资本主义的劳动过程：布雷弗曼的研究	61
第三节 布雷弗曼争论：资本主义劳动过程中的技能退化与控制	67
第 3 章 主体性与资本主义劳动过程变迁	82
第一节 工人抗争下的劳动过程变迁	82
第二节 专制与霸权：布若威的劳动过程研究	99
第三节 主体性与劳动过程后现代转向的争论	115
第 4 章 劳动过程变迁的分析范式及其新图景	124
第一节 劳动过程变迁的政治经济学分析范式	124
第二节 后福特主义劳动过程的新图景	137
第三节 知识经济与资本主义劳动过程	149
第四节 对劳动过程变迁的分析范式及其新图景的评述	161

第5章 当代资本主义劳动过程变迁——适应、创新与控制的新形式	168
第一节 福特制生产方式的危机	168
第二节 丰田生产方式：精益生产	177
第三节 信息技术的发展与大规模定制	185
第四节 网络企业组织形态下的利益关系	193
第6章 迈向一个马克思主义劳动过程理论	202
第一节 劳动过程的核心理论	202
第二节 劳动过程理论的新争论：回归马克思主义	213
第三节 资本主义劳动过程：一个马克思主义分析框架	220
参考文献	228
后 记	249

导 论

一、政治经济学意义上的生产方式：占主导地位的资本主义劳动过程

《资本论》的研究对象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①。在马克思的著作文本中，生产方式是个多义词，围绕着“生产方式”一词的确切含义，我国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界曾长期展开论战。迄今为止，对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含义，国内学术界并没有统一的看法。即使为大部分学者所接受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统一——的观点也过于抽象，很难运用它区分资本主义社会的具体历史阶段。比如，如果被问及为什么某个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处于不同阶段，我们所能回答的只能是说某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具体历史表明其在不同时期明显不同。

美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哈维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概念的分析，对我们有很大的启发。^②按照他的看法，在马克思的著作文本中，马克思在三种十分不同的意义上使用了“生产方式”这个术语。

第一种是指生产特定的使用价值的过程中采用的现实方法和技艺。例如，当马克思谈到“棉纺织业的生产方式”时，就是如此。第二种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意义上，他通常是说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劳动过程的特有形式（当然包括剩余价值生产过程），这种劳动过程在资本主义阶级关系下服从于商品的生产。这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使用这个概念的主要含义。例如，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十三章《机器和大工业》中的分析就是这样。这个概念是对一个被合理地狭义地定义的关系集合的抽象表述。第三种是从总体上或为比较的目的使用的，特别是在马克思的《1857—1858 经济学手稿》等著作中，这一概念用于指代以下事物的全部，包括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关系，以及直到制度、司法和行政上的安排，政治组织和国家机构、意识形态和社会（阶级）再生产的特有方式。

①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8页。

② Harvey David: *The Limits to Capital*,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2, p.25.

在这个含义上，我们能够比较“资本主义的”、“封建主义的”、“亚细亚的”等生产方式。这个无所不包但高度抽象的概念在某种程度上是最出彩的，但是它也制造了诸多争论话题。

哈维指出，“生产方式”的第三种含义只能作为一个初步的概念，理解其内涵必须通过进一步的历史的、理论的和比较性的研究。他基本上倾向于第二种解释，从第二个、较为狭义的生产方式的概念出发，然后一步一步地建立起对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整体的更为综合的理解。并强调指出这仅仅是我们实现对这个概念的完整理解的诸多方法中的一种。

我们认为，哈维对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分析是符合马克思的本意的。政治经济学意义上的生产方式，指的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资本主义劳动过程。原因在于：

第一，物质资料的生产是人类社会生存发展的基础，任何物质生产活动既是在社会范围内又是在一个个具体的劳动过程中进行的。社会形式的生产活动必然需要组织，必然采取某种组织形式，进行具体的生产活动必须把生产资料和劳动者结合起来，这种结合包括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关系和人与人之间的劳动交换关系。在任何社会形式的生产活动中，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关系即生产力始终是积极的主动的力量，而生产关系总是惰性的或被动的。这样，物质生产力的变动必然与作为其社会形式的生产关系发生矛盾运动，这种矛盾运动具体体现在作为二者结合的中介——劳动过程之中。^①随着这种矛盾运动的发展，这种结合的实际内容和形式也相应地发生变化，同时也改变着劳动过程这个具体载体的内容和形式。

第二，资本获得价值增殖能力始终依赖于对生产中活劳动的创造物与雇佣工人所得之间的差距的不确定性，实现这种不确定性的差距受到雇佣工人的主观情况、劳动的特殊条件等多方面限制，突破这些限制要求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对劳动进行控制，需要压迫、适应、同化与合作的某种混合，即资本主义劳动过程最基本的关系是劳资关系。与不同时期资本主义劳动过程内部分工发展和技术创新的发展相适应，劳动与资本的关系不断经历着从形式隶属到实际隶属的动态演变过程，劳资关系不断经历着从劳资双方关于工作过程控制权的斗争、为保障就业权与工资决定的斗争和现在劳动结构化控制体系下的雇佣劳动自主劳动的演变过程。

① 这一点可以类比马克思分析商品的方法。商品具有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两个属性，商品的交换价值具有货币形式的外在表现，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二重性提供了揭示商品交换内在矛盾发展的理论工具。生产力和生产的社会关系可以看做是同一个物质劳动过程的两个方面，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具有劳资关系的外在表现，这种劳资关系普遍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之中，并且渗透到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之中。

第三，竞争导致工资、价格和利润在社会中的运动所产生外在压力，激励特定的资本主义生产当事人进行创新，这些创新和压力结合着生产本身的组织和技术安排又产生出整个经济和社会的结构。在这种动态相互作用中，劳动过程内部分工和体现在劳动过程中的技术变化已成为资本主义生产当事人维持价值增值的重要手段。不同的资本主义劳动过程在积累协作能力与技术能力方面并不是中性的，某种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特殊形式必定具有比其他形式更高的增值潜力，组织协调和技术创新能力的差异决定着特定的劳动过程以及其所属国价值增值的可能性。

正如格林在为《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撰写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辞条中所明确指出的，劳动过程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三大组成部分之一。^①马克思对于古典经济学最根本的批评就是认为他们未能分析资本主义制度是如何作为特定历史过程导致的特殊生产方式而出现的。而生产资料的所有制使得资本家可以控制生产过程本身，是资本家获得利润的基础。马克思细致入微地分析了机器的发展如何确确实实地从工人手中夺走了对工作进度的控制权，从而使这种控制有了质的变化。因此与其他学派相比，强调生产过程即劳动过程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区别于其他学派的最重要的特征。^②

我们特别需要注意的是，在任何既定的、实际的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中，我们会很容易发现一些相互纠缠、混杂的劳动过程。以往劳动过程的剩余部分、未来劳动过程的萌芽和从某些国家现有劳动过程中引进的因素等都可以在一个特定的社会中被发现，不同的甚至相对立的劳动过程同时存在并发挥着各自的作用。资本主义经济中劳动过程的具体形式从来就不是纯粹的，因为非主导地位的劳动过程，作为创新的产物以及竞争和模仿的结果，从来不会被占主导地位的资本主义劳动过程完全排挤出去，任何的经济体系中的劳动过程都能分为占主导地位的形式和其他形式与相异形式。因此，对于作为政治经济学意义上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研究——我们应着眼于既定经济体系中，占主导地位的、支配最大量商品交换的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由于在世界经济中占主导地位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变化，因此，占主导地位的资本主义劳动过程在不同时期就出现在不同的资本主义国家里。

① 约翰·伊特韦尔、默里·米尔盖特、彼得·纽曼编：《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第3卷），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6，420页。

② Rowthorn, Bob: Neo-Classicism, Neo-Ricardianism and Marxism, *New Left Review*, 86, 1974.

二、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理论：从缺失到当代复兴

（一）资本主义劳动过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缺失的部分

在《资本论》第一卷中，马克思指出，劳动力的买和卖是在“自由、平等、所有权和边沁”占统治地位的流通领域和商品交换领域的界限以内进行的。但是劳动力的消费是在流通领域以外进行的，要想知道资本是怎样进行生产的，必须跟随“货币占有者和劳动力占有者一道……进入门上挂着‘非公莫入’牌子的隐蔽的生产场所”^①。借助于劳动二重性这个工具，基于劳动和劳动力的区分，马克思揭露了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是资本主义劳动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的统一。为了谋求无休止的价值增殖，在资本积累的推动下，马克思分析了资本主义劳动过程如何在资本的控制下，从手工工场内部的协作和分工转变为以机器大工业为基础的工厂内部的机器劳动分工。在此基础上，马克思阐明了资本主义社会组织劳动过程的特定方式，参与生产活动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如何在既定的社会生产力水平下产生，而劳动过程的发展又是如何在特定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展开的。

正如芬伯格所指出的，马克思成熟著作中包含着两种对资本主义的相关批判，分别为所有制理论和劳动过程理论。前者建立在资本主义经济分析的基础上，后者建立在资本主义组织形式的社会学基础上。^②然而，在《资本论》第一卷出版后的100多年里，劳动过程问题并没有受到马克思主义者的重视，没有再出现按照马克思所采用的方法来论述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后续著作。例如，布雷弗曼指出，“然而令人惊奇的是，马克思主义者们在这方面并没有对马克思的著作增加什么新的东西。无论是在资本主义和垄断资本主义的世纪中生产过程的变化，或是劳动人民的职业结构和工业结构的变化，……根本没有一本根据马克思主义的传统、按照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中论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方法来论述这个问题的后继著作”。^③布若威强调，《资本论》第一卷出版后，马克思对劳动过程的分析，基本上既没有受到挑战，也没有得到发展。^④当代著名的后马克思主义学者拉克劳和墨菲认为，对劳动过程的研究在马克思主义传

①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204页。

② 安德鲁·芬伯格：《技术批判理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48页。

③ 哈里·布雷弗曼：《劳动与垄断资本》，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11-12页。

④ Burawoy, M.: *The Politics of Production on: Factory Regimes Under Capitalism and Socialism*, London: Verso, 1985, p21.

统中长期被忽视了。^①

为什么在马克思去世后，劳动过程问题没有受到马克思主义者的重视呢？

丹尼尔·贝尔认为，马克思在早期对异化劳动的研究中，指出了异化劳动的双重根源，“人失去了对劳动条件的控制，也失去了对劳动产品的控制。……异化的根源归根到底来自财产制度”。^②马克思认为异化可以通过改变社会关系而得到克服，但是在缩小这个概念范围的过程中，“马克思冒了两次风险：其一是在财产私有制中寻找异化的根源；其二是通过如下观念引入了一种乌托邦主义的思想：一旦财产私有制被消灭，人将立即获得自由。而马克思的追随者们从这些结论中引申出了庸俗的含义”。^③尽管马克思在《资本论》及其晚期著作中对劳动的非人性、碎片化做了很多创造性论述，但所有制问题却是其关注的重心，而劳动过程理论迷失在所有制理论中。尽管劳动过程的研究为“可能导向关于工作和劳动的新人道主义观念的道路，却被搁置了下来，没有人去探索过那条道路。”但是“异化也是劳动组织的一个结果，为了终结异化，一个人必须检验劳动过程本身。”^④

布雷弗曼认为，这可能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劳动过程非凡的透彻性和预见性分析有关。马克思“对劳动过程及其在工厂制度中的发展，进行了前所未有的最渊博而有系统的研究。……他的分析对劳动过程每一个特殊问题看来都是适当的，而且对于全面的生产运动也是非常正确的。因此，开始时许多马克思主义者对这一问题没有什么论述，可能就是由于马克思的分析的这种预见的力量。工厂制度的发展看来在每一点上都证实了马克思的看法，并使任何想再做他已做完的事情的企图成为多余。”^⑤其次，垄断、军国主义、帝国主义、民族主义、资本主义制度的“危机”和“崩溃”趋势、革命的战略和关于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的种种问题支配着马克思主义者的分析工作，使得他们无暇顾及对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研究。再次，资本主义科学技术和劳动生产率以及工人消费水平的提高，削弱了加入工会的工人阶级的革命动力，越来越把注意力转移到对劳动在产品应占的份额的讨价还价上，这种工人运动形成的环境使马克思主义者不得不集中于资本主义的危机和各种具体事态上，而忽视了对资本主义内在缺陷的批判。最后，苏联的工业化是模仿资本主义模式的，苏联采用的是仅仅在有些细节方面不同于资本主义国家的劳动组织。“马克思以谨慎的保留态度论述的资本主义技术，

① 拉克劳、墨菲：《领导权与社会主义的策略》，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87页。

② 丹尼尔·贝尔：《意识形态的终结》，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413页。

③ 丹尼尔·贝尔：《意识形态的终结》，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414页。

④ 丹尼尔·贝尔：《意识形态的终结》，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443-444页。

⑤ 哈里·布雷弗曼：《劳动与垄断资本》，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12页。

和他以激烈的敌对态度论述的劳动组织和劳动管理，现在都成为相当可以接受的东西了。”^①

正如马克·布劳格所说的那样，“也许有些人认为马克思对劳动过程的分析只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不重要的一部分，但有很多人阐明在马克思的分析中被当做不重要的部分恰恰是马克思主义的核心。”^②由于缺乏对这个马克思主义的核心——资本主义劳动过程从一个阶段到另一个阶段的批判研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只能用抽象的一般规律描述特定的资本主义社会是怎样获得发展的，而不能将这些发展奠基于一一般规律之上。马克思主义者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批判日益让位于对作为一种分配方式的资本主义批判，认为现代工厂虽然是有待改善的但是劳动过程的一种不可避免的组织形式。^③“想用简单的形式抽象，直接从一般规律中得出不可否认的经验现象”^④，马克思对李嘉图学派解体的分析值得马克思主义者警惕。

（二）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研究的复兴

1974年，马格林发表了《老板们在做什么？》一文，以翔实的经济史资料证明，剥夺工人对产品和过程的控制权的两个决定性的步骤——组织内部劳动分工的发展和集中化了的组织发展，都不是主要因为技术上的优越性而发生的，这些组织创新的引入是为了确保资本家在生产过程中的核心角度，即源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出现。^⑤同年斯通的文章对19世纪美国钢铁行业结构变迁的历史研究表明，通过引进节约劳动的技术，雇主们摧毁了技能工人掌控劳动过程并使用雇主的资本进行生产的体系结构，获得了生产过程的控制权，技能工人不得不转为机器操纵工。现有的劳动力市场制度是雇主们用来强化雇主对雇员控制的，并非不可避免的必然趋势，为了使雇主的权威永久化而设计的劳动过程的再分配体系的实质，是剥夺技能工人关于生产过程的知识并把知识转到管理方所有。^⑥法国的高兹在1976年主编的一本著作中指出，工作的分化和专业化、脑力和体力劳动的分

① 哈里·布雷弗曼：《劳动与垄断资本》，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15页。

② Blaug, Mark: *Misunderstanding Classical Economics: The Straffian Interpretation of the Surplus Approach*, *History of Political Economy*, 1999, 31 (2), p222.

③ 哈里·布雷弗曼：《劳动与垄断资本》，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13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69页。

⑤ Marglin, Stephen A.: *What Do Bosses Do? The Origins and Functions of Hierarchy in Capitalist Production*, *Review of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ics*, 1974 (6).

⑥ Stone, Katherine: *The Origins of Job Structures in the Steel Industry*, *Review of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ics*, 1974 (6).

离、精英对科学的垄断、巨型公司的出现和权力的集中化，并非来自于提高生产效率的必要性，而是来自于资本家为了增殖自身而永久保持对工人统治地位的唯一目的。^①

如果说马格林和斯通等等激进经济学者的分析使得劳动过程作为一个研究领域得以正式确立的话，那么马克思主义劳动过程研究是在1974年布雷弗曼出版了《劳动与垄断资本》一书以后才得以真正复兴的。布雷弗曼的著作着眼于资本主义社会劳动过程的转型以及20世纪美国劳工阶级结构的变化，从而为历史和社会的研究开辟了一个新的方向。布雷弗曼的基本观点是，随着垄断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发展，构想逐渐与执行分离，构想活动逐渐集中到少数管理人员手中，工人逐渐被去除技能而退化。布雷弗曼指出，资本家购买到劳动力以后所面临的最大挑战和问题是如何将工人的劳动能力转化为实际的劳动。这种转化会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因而是很不确定的。为了减少这种不确定性，对资本家来说，将劳动过程的控制权从工人手里转移到自己手里是非常必要的。实现这种控制是通过泰勒制或科学管理方法的应用，以及通过对熟练工人的管理达到对劳动概念的占有来实现的。这一过程引起了劳动分工的进一步发展，雇佣工人的劳动被分解为一般的、不断重复的各种标准化动作。流水线生产的出现使手脑的分离、概念和执行的分离达到了极为严格的程度，管理部门取得了对装配速度的绝对控制，工人的劳动强度达到了非常高的程度，劳动“成为管理部门所指挥的生产过程的一种客观要素。”^②生产活动通过科学管理和机器的发展进行充分改组以后，职能部门也必须重新进行划分，垄断企业组织的巨大规模使其内部的计划实际上成了必要的社会协作计划的粗糙代替品。管理职能的扩大、销售机构的发展使越来越多的劳动者成为办公室工作人员和销售机构的雇佣人员。同时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扩展而创立的新工业、新服务业也吸收了大量劳动者，从整体上看，工人阶级的职业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布雷弗曼的著作在国际学术界引起了极大的反响，它被学术界誉为里程碑式的贡献，并引起了广泛的争论。1976年以后，研究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理论的文献飙升，以英语文献为例，《每月评论》（Monthly Review）、《政治与社会》（Politics & Society）、《资本与阶级》（Capital & Class）、《剑桥经济经济学报》（Cambridge Journal of Economics）、《经济和工业民主》（Economic & Industrial Democracy）、《激进政治经济学评论》（Review of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ics）、《批判社会学》

① Gorz, André: *The Division of Labour: the Labour Process and Class-struggle in Modern Capitalism*, Hassocks: Harvester Press, 1976, p8.

② 哈里·布雷弗曼，劳动与垄断资本，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152页。

(The Insurgent Sociologist)、《工作、就业和社会》(Work, Employment & Society)以及许多产业关系、组织理论、批判管理学等领域的学术期刊都开设了专栏进行讨论。从目前我们掌握的劳动过程研究文献来看,大概可以区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1974年开始到20世纪80年代初,围绕着布雷弗曼为“技能”所下的定义、“去技能化”趋势、工人的客体或主体地位、劳动过程与广泛的社会经济背景的联系、劳动过程中的性别差异问题等诸多方面。一些人试图在马克思和布雷弗曼的大框架里进行历史和案例研究,进一步对马克思和布雷弗曼的观点进行严格而精确证明;另一些人则强烈批判布雷弗曼和马克思,从而在西方学术界引起了一场布雷弗曼争论。

第二阶段,从20世纪80年代初到90年代,为了完善或修正布雷弗曼的研究,第二阶段的研究重点是研究管理部门是如何适应工人抗争的,关注的焦点是管理控制和技术形成的策略。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劳动过程的研究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这一方面促使劳动过程理论渗透到了诸多社会科学领域——劳工史、劳动经济学、经济史、劳动关系学、商学、管理学、人力资源管理、工业社会学、工业地理学、组织理论等。一些学者坚持马克思和布雷弗曼的理论传统,试图理解资本与劳动之间的内在矛盾关系以及它对生产组织的影响,将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动态变迁与政治经济学整体理论紧密联系起来,形成了法国调节学派和美国的社会主义积累结构学派,提出了福特主义积累体系等概念。

第三阶段,从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福特主义危机促使西方学者探讨福特主义劳动过程的内在缺陷和福特主义积累体系的内在矛盾。福特主义劳动过程面临着向新的模式的转变,在此过程中,一些学者相继提出后福特主义、精益生产方式、弹性专业化等新的分析范式,其中每一个理论都强调了福特主义劳动过程向其他模式劳动过程转变中的不同方面。另一些学者从劳动过程中的工人是有主观追求的活的个体出发,将研究的焦点转向了工人的“主体性”,将认同、性别、年龄、种族、公民权、国籍等问题引入了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理论。尽管这些学者承认阶级和阶级矛盾在资本主义劳动过程中的重要性,但却认为阶级附属于或源于主体性。

进入21世纪以来,对“主体性”的建构和解构逐渐成为了劳动过程理论的主流研究动向。这一方面是由于越来越深刻地受到了后结构主义思潮尤其是福柯的影响,另一方面是由于后福特主义时代社会需求的多样化和某些工人技能与地位的提升,要求社会科学对人的消费和生产行为给予适当的解释。但是,“主体性”理论本身却逐渐成为了对个别工人的社会意识的一般性研究,这就使得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理论日益遵从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之外的理论方法,日渐偏离了马克思

的分析思路 and 原初的发展方向。然而，问题仍然存在：在资本主义劳动过程中阶级处于哪里？还有空间研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吗？如果研究资本主义，那么应该怎么研究它呢？劳动过程理论怎样才能重获生机？在 2007 年欧洲管理学会组织的一次以劳动过程和批判管理学为主题的论坛上，美国马克思主义者阿德勒对劳动过程研究的后结构主义趋势感到悲哀，他呼吁回归马克思主义。^①在最新的一篇文章中，英国的汤普逊则呼吁在劳动价值论和资本循环理论的基础上重建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理论。^②

（三）国际劳动过程大会的建立和发展^③

有趣的是，尽管美国是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研究复兴的起源地，但是自从 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劳动过程研究逐渐变成一个以英国学者为核心的欧洲学术研究的热点，其突出表现就是国际劳动过程大会（the International Labour Process Conference）的建立和发展。

国际劳动过程大会在布雷弗曼《劳动与垄断资本》出版 9 年后的 1983 年于英国曼彻斯特理工学院（UMIST，现在是曼彻斯特大学的一部分）成立，由该校商学院创办。129 名专家、学者和政策制定者参加了第一届大会，有 16 篇论文进行了大会讨论，这些论文都是来自于英国学者，劳动过程成为英国学术研究的对象。1989 年在曼彻斯特召开的第 7 届大会上，近 50% 的论文来自于非英国学者。从整体上，迄今为止 28 届大会中大约 30%~40% 的论文来自于美国、荷兰、澳大利亚、瑞典、加拿大、法国、意大利、日本、巴西、印度、中国香港和其他国家与地区；参会论文数量从 1983 年开始的 16 篇逐渐增加到 1988 年的 52 篇，20 世纪 90 年代后逐渐增加到 80 篇左右，进入 21 世纪基本稳定在 100 篇左右，2008 年都柏林国际劳动过程大会达到了 160 篇；内容涉及工业社会学、就业、商业和管理学、人力资源管理、产业关系和组织分析等诸多学科。第一个 10 年中，大会主要是在英国伯明翰的阿斯顿大学和曼彻斯特理工学院轮流举办，会议名称开始称为“组织和控制劳动过程年会（UMIST/ASTON）”。从 1992 年开始更名为“劳动过程大会”，1993 年正式更名为“国际劳动过程大会”并开始在英国布莱克普、爱丁堡、布里斯托尔、伦敦和格拉斯哥等城市举办。2004 年开始在英国以外的阿姆斯特丹

① Adler, P.S.: The Future of Critical Management Studies: A Paleo-Marxist Critique of Labour Process Theory, *Organization Studies*, 28 (9).

② Thompson, Paul: The Capitalists Labour Process: Concepts and Connections, *Capital & Class*, Vol.34, No.1, 2010.

③ 这里参考了 Chris Smith: *The short overview of the labour process perspective and history of the International Labour Process Conference* 对 ILPC 的介绍, <http://www.ilpc.org.uk/Portals/56/ilpc-docs/ILPC-Background.pdf>.

举办，这标志着国际劳动过程大会建立起牢固的国际基础。

与美国劳动过程研究最初局限在经济学界不同的是，英国劳动过程研究主要集中于社会学和产业关系领域，并主要由商学院的学者进行研究。这一方面反映了英国社会学研究中学术市场的独特性。英国的社会学必须解决英国的生产率和经济绩效问题，布雷弗曼的著作为工作的历史和经验研究开辟了新的面向，他的理论不仅提供了一个逻辑一致的理论框架，而且将研究焦点定位于工作场所内外等一系列问题上。他将劳动分工、技术和管理方法与职业结构、阶级结构和资本主义发展的阶段性联系起来的分析对于英国社会学者具有很大的吸引力。^①另一方面也反映了英国在 20 世纪 80—90 年代，由于撒切尔上台后，左翼社会学研究者的工作机会和研究经费逐渐减少，工业或组织社会学家不得不流向商学院和管理学院的现象，也反映出英国这一时期商学院的发展被给予更大的多样化发展空间的事实。

国际劳动过程大会一直着眼于劳动过程和工作组织的经验研究和最前沿的理论争论。在迄今为止的 28 届年会中，主办者按照研究主题编辑出版了 21 本论文集，内容涉及劳动过程理论和劳动过程经验研究，涵盖了技术、性别、中间管理阶层、技能和劳动过程转变中涉及的种种问题如品质圈、质量管理、日本化、知识经济和弹性就业等许多方面。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中，很难想象当代组织和管理的激进研究不受到劳动过程研究视角的影响。^②

（四）中国学者对劳动过程的研究

早在 1979 年，商务印书馆就出版了布雷弗曼《劳动与垄断资本》的中译本。但《劳动与垄断资本》并没有激起中国学者对劳动过程研究的兴趣。对于国内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界来说，忽视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研究可能是受《资本论》第一卷中将劳动过程视为一般性范畴的影响，或者是认为马克思对机器大工业的分析极其深刻也适用于现代而没有研究的必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的经济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非公有制经济获得巨大发展，个体户、私营企业主、雇工等新的社会群体开始出现。20 世纪 80 年代刚刚恢复的中国社会学界借鉴了国际学术界正在兴起的社会分层的理论和研究方法，对中国新出现的社会分化现象进行了解释。随着中国市场化进程中社会冲突特别是劳资冲突、官民冲突等群体性事件逐渐增多，20 世纪末，一些留学海外的中国学者开始利用劳动过程理论分析中国

① Little, Craig R.: *The Labour Process Debate: A Theoretical Review 1974-88*, in David Knights & Hugh Willmott ed. *Labour Process Theory*, Hampshire: Macmillan, 1990, p47.

② 关于这些出版物的介绍，请参见 <http://www.ilpc.org.uk/BookSeries.aspx>。

市场转型期工人的主体性是如何建构的问题。其中农民工的身份认同、阶层意识和非公有制经济中的管理控制策略成为研究的热点。21 世纪以来,中国学术界发现仅仅用阶层分析的视角不足以透视和理解中国的社会不平等现象,“必须回到马克思的立场上,把阶级分析带回来。”^①中国社会学界开始了介绍、借鉴和应用国外社会学界劳动过程理论和研究方法的进程。但是与劳动过程研究相关的其他学科如人力资源管理、商业和管理等,则可能由于主流意识的“殖民”而没有觉察到劳动过程研究的必要。

(五) 海外中国学者对劳动过程的研究

在《制造同意》一书中,布若威认为“工人们带到车间的性格与意识的差异只是略微解释了车间行为的差异性。人们在工作组织中的位置则对这些行为作了最充分的解释。”^②他的深受女权主义影响的学生李静君则对这种看法提出了质疑。她认为,阶级和性别之间的关系是复杂的,都是在生产中而不是在生产之外被生产和再生产出来的,二者共同构成了权力的基础。通过对香港和深圳属于同一家企业、同是使用女工和同样的技术、生产同样款式的音响设备甚至高层管理都是同一批人员的两家工厂的比较研究,她对布若威的生产政治理论进行了批判和发展。^③这两个地方的女工都不能依靠国家或企业进行劳动力的再生产,而只能依靠地方网络或者亲朋关系,而这些网络又是通过性别加以组织并嵌入当地的劳动市场的。在香港工厂中“主妇工人”(Matron Worker)将家庭的责任放在优先地位,她们关注工作的道德含义。因此香港工厂是一种“家庭霸权主义”的工厂政体,工厂实行五天工作制,允许在紧急情况下外出,迟到也不扣工资。管理者的理解和宽容使得工人产生了自我管理和自我约束的机制。在深圳工厂中却是一种“地方专制主义”的工厂政体,工厂认为“打工妹”(Maiden Worker)相比于在厂里的男性工人,流动性比较大,因此工厂安排女工只从事一些服务性的低技术工作,而且在工作中严格贯彻纪律。所以她指出,“性别作为一种权力过程……性别不但引致不同的经济收入,也产生了不同的劳动关系经验,所以马克思传统的生产政治理论,必须将性别加进对劳工、劳动的分析”。^④工厂政体应当被看做是性别化的秩序,工作现场是性别建构、生产与再生产的场所,管理者和工人都求助于性

① 冯仕政:重返阶级分析?——论中国社会不平等研究的范式转换,社会学研究,2008(5)。

② 迈克尔·布若威:制造同意——垄断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变迁,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182页。

③ Ching Kwan Lee: *Gender and the South China Miracle: Two Worlds of Factory Wome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8。

④ 李静君:劳工与性别:西方学者对中国的分析, <http://www.thescc.org/laogong/ljj.htm>。

别来施加控制或施行反抗，并将之合法化。

香港理工大学的潘毅采取了马克思主义、后结构主义、女性主义、文化研究、话语分析等多种理论视角，在 1995—1996 年通过对深圳一家电子工厂内的女工进行了半年的人类学研究，深入分析了中国市场化改革和全球化的过程中，“打工妹”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身份在阶级、性别、城乡二元结构上的多维互动中的建构过程。指出了三种可能影响“打工妹”身份认同和抗争的结构性力量：“来自国家社会主义、跨国资本以及家庭父权制的三重压迫，这三者联手创造出一种以阶级/性别，以及城乡差别为基础的特殊劳动剥削形式。”^①在国家、资本、社会文化的共同作用下，“打工妹”被塑造成一种受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歧视的、受资本剥削的、受男权统治的、受社会优势人群排斥的社会人群。2005 年，潘毅的《Made in China: Women Factory in a Global Workplace》获得美国社会科学界的“米尔斯奖”（C. Wright Mills）。她也因此成为自从 1946 年该奖项设立以来，首位获得如此殊荣的亚洲学者，表明中国劳动过程研究获得国际社会学界的认可。在随后的一篇研究跨国劳动过程的研究中，她和合作者指出，全球化时代带来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积累的变化，带来了资本流动在时间和空间上重新组合的过程。中国宿舍劳动体制为研究跨国劳动过程提供了一个独特的空间视野，通过宿舍劳动体制，流动的资本和流动的劳动力结合，资本把空间的意义整合到管理和控制中。这使得管理权力不仅控制工人的工作过程，同时控制生活过程，它带来双重异化的产生，而且导致工作日的延长和劳动实践的灵活控制。宿舍劳动体制伴随着全球化生产的去地域化而出现，把高度抽象的资本空间和特定的生产空间结合在一起。宿舍劳动体制既是新的控制方式，也为劳动团结和抗争提供了新的可能。^②在 2009 年的一篇文章中，潘毅却认为《中国女工》杂志迎合了欧美社会学“阶级已经死亡”的主流论述，使用了后结构主义等时髦的话语而忽略了马克思的阶级分析，没有意识到“打工妹”作为一个新兴的工人阶级的形成问题，所以她重新开始阅读马克思的著作。^③

（六）国内社会学界对劳动过程的研究

专注于劳动过程研究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布若威当选为美国 2004 年度社会学学会会长，引起了国内社会学界对布若威劳动过程理论研究的浓厚兴趣，对布若威著作的介绍和应用成为国内工业社会学近几年显著的学术方向。

① 潘毅：《中国女工——新兴打工阶级的呼唤》，香港：明报出版社有限公司，2007，5 页。

② 任焰、潘毅：《跨国劳动过程的空间政治：全球化时代的宿舍劳动体制》，《社会学研究》，2006（4）。

③ 潘毅：《马克思的阶级形成理论》，《开放时代》，2009（6）。